小小说超市

主持人:刘建超

二婶

□申鸣(湖北赤壁)

二婶是很强势的人。小时候,我家和二叔家在同一栋房子里。两家以堂屋为界,我家在东,二叔家在西,堂屋公用。

一天,我和小伙伴玩纸角儿,没有废纸,就将上年读过的课本撕了折纸角儿。二婶见了,大叫着:“天天跟你们说敬惜字纸,没听见是吧?”非逼着我认错,保证以后再也不撕课本。

我回了句:“我撕自己的课本,关你什么事?”这下不得了了,二婶暴跳如雷:“小兔崽子,还学会顶嘴了。”她一把拉住我,要我跪在堂屋后墙的祖宗牌位前磕头认错。

我妈听见哭声跑出来,弄清缘由后不敢作声,反拉着我:“快认错,说以后不敢了。”

说来也怪,二婶在家那么强势,在村里却从不与人红脸。二婶娘家是富农,后来虽不讲成分了,但村里还常有小孩当面叫她“地主婆”。我妈听了,拉着孩子要去找他家父母评理。二婶不恼反笑:“由他说去吧,我又没有掉一块肉。”气得我们都说二婶就是个窝里横。

如今,二婶快七十岁了,身体健康、神清气爽,前不久到我家来住,说想见见城里的世面。我和妻子每天上班后,她就在家里帮我们收收捡捡,我们晚上下班回来,她已备好了喷香的饭菜。

周末,我和妻子带二婶去公园玩。路上遇见一个卖烤红薯的,二婶说:“这怕是没我们乡下的味道好吧?”

妻子买了一个。二婶说一个人吃不完,就多拿了卖烤红薯的一个塑料袋,要跟妻子分着吃。不想卖烤红薯的很生气:“一个红薯值几个钱,还拿我两个袋子。”

妻子听了不乐意,张口想辩。二婶却一把拦住她:“走吧,有啥好争的。”说着还不忘对卖烤红薯的说对不起。

妻子较真了:“我们没什么对不起她的,您怕什么?”

二婶说:“我哪里是怕她,只是跟她争不值。”

“那您在家里怎么就值得争?”妻子这句话脱口而出。我傻了,怕二婶生气。

谁知二婶哈哈一笑:“你个小丫头,家里的都是亲人,我要让他们明事理。这人跟我有什么相干?”

二婶话音未落,妻子噗的一声把口里的红薯喷了一马路。

这天上班,妻子突然打来电话:“快,二婶被抓了,派出所的人说她打人了。”我大吃一惊,一边急匆匆往派出所赶,一边想二婶怎么会打人。

年轻警察告诉我,二婶在小区里听到一个小伙子推着他奶奶骂老不死的,老人坐在地上哭,二婶立刻冲上去,给了小伙子一个嘴巴。

警察说:“老太太真厉害,硬是把那家伙打服了,自己报的警。”

回家路上,我问:“婶,又不是您孙子,您不必对他负责任,您这是发的什么火?”

二婶听了,火气又蹿上来:“他奶奶年纪一大把,哪能受这气?告诉你,这种败坏社会风气的不孝子孙,我见一次打一次!”

绘图 吴芳

老鳖湾

□徐全庆(安徽阜阳)

老鳖湾里很多年没有老鳖了,连稍大一点儿的鱼也都被逮光了。老倔仍然天天往湾里去,常常一站就是半天,紧紧盯着水面,希望能看到老鳖的影子,自然总是失望。邻居劝他,别看了,这湾里早没老鳖了。老倔不理人家,只是喃喃道,作孽呀。说完,他仍盯着水面。

老倔对老鳖湾的感情,深着呢。年轻时,老倔是有名的捉鳖大王。他只要往水里瞟一眼,哪片水下有鳖就一清二楚了。那时,老鳖湾里老鳖多得出奇,有时河岸上爬满了晒太阳的老鳖。

年轻的老倔三天两头往湾里跑,偶尔捉一只鳖,好几斤重。分量不够的鳖他是不捉的,那时的人不怎么吃鳖,捉多了也卖不掉。

有时技痒,他会瞄准深水处冒出的一串水泡,一个猛子扎下去,片刻便捉起一只鳖。回到岸上,他敲着那鳖的头说,你以为你藏在深水里我就捉不住你了?我是谁呀。然后再敲它两下,说,走吧。那鳖慢慢伸出头,试探着向前爬两步,然后仓皇游回水里,没了影。老倔看了哈哈大笑。

靠着这湾里的老鳖,老倔把儿子送进了学堂,后来又送到了城里。再后来,几乎是一夜之间,老鳖竟成了餐桌上的珍品,老鳖的身价也陡然提升。

湾上的男女老少都开始捉老鳖,不论大小,能捉到的全捉,连鳖蛋也不放过。老倔见人就劝,不能这样捉呀,这样捉,老鳖要绝种的。

可谁也不听他的,那可都是钱呢。不光湾里的人,外面的人也慕名而来。

老倔拦住了这个拦不住那个,只能眼看着湾里的老鳖越来越少。

没几年,老鳖湾里就再也没有老鳖了,老倔常常冲着老鳖湾流泪。

儿子见他伤心,想接他去城里。他不去,说要守着老鳖湾。

守啥呀,一只老鳖都没有了。儿子不理解,可又拗不过老倔,只好由他去。

老倔就这样守到了现在。

老倔不看邻居,两眼痴痴地望着水面。邻居发现情况不对,就打了老倔儿子的电话。儿子回来了,果然发现老倔的目光有些呆滞。

儿子要送他去医院,老倔把眼一瞪,说,我得守着老鳖湾呢。

儿子想了很久,然后从一个养殖场买了好多老鳖,夜里偷偷放进老鳖湾。

第二天,儿子陪着老倔又去了老鳖湾。

老倔像往常一样,痴痴地望着水面。突然,他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。他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熟悉的东西。他使劲揉了揉眼睛,没错,水面上露出了一只鳖头。

老倔下水向那老鳖摸去。他的身体有点儿僵硬,动作很不利索。

那鳖也明显不够机敏,老倔快到跟前时,它才意识到危险,扎进水里。

老倔当然知道它躲在哪里,轻易就捉住了它。

老倔脸上全是欣慰的笑容。他站在水里,高高举起那只鳖,高喊道,老鳖湾,老鳖湾啊。

笑容突然僵住了,然后,他的嘴角抽了一下,慢慢倒在水里。

后来,儿子经常回想起老倔那最后一瞬,他一直搞不清楚,老倔究竟有没有发现那只鳖是养殖的。

无言

□孙华(江苏盐城)

夜半。蒙眬中,听到母亲对父亲说,儿子又尿床了。父亲似乎叹了口气,抱起我,给我换上一条干净的短裤。我已经八岁了,还尿床。

鸡叫头遍的时候,我被身边的父亲摇醒。父亲说,你咋又尿床了,再尿就没有被褥短裤换了。睡梦中的我,忽然感觉屁股被轻轻拍了一下,眼前映出父亲那张愠怒的脸。你又尿床了啊?父亲说。

天亮了,我还光着身子缩在被窝里。父亲端来两只荷包蛋,他摩挲着我的屁股,问,还疼吗?我想说,一点儿也不疼,缩在被窝里,我感到更多的是羞赧。

你怎么把小便拉在床上了?我问父亲。

八十岁的老父亲木然地躺在病床上。脑溢血,一点儿意识也没有。

刚换上新床单,父亲又尿床了,我疼爱又无奈地拍了父亲干瘦的臀部一下,说,你啊你啊,这么大的人了,咋还尿床呢。

外面黑乎乎的。我倒了一杯酒放在父亲面前,轻轻喊了声:爸……

父亲不语,他在镜框中对我微笑。

■ 百姓一线通:66778866(新闻报料、报纸预订、投诉建议、业务咨询、便民服务) ■ 订阅处:本报发行站 ■ 上期本报 20:00开印 4:50印完
■ 印刷:洛阳市报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(定鼎南路22号)电话:63232710 ■ 全年定价:228元 单月定价:19元 零售价:1.00元